



智海說他用鉛筆畫畫時總是揚起許多灰塵，這也是《塵埃未定》命名的原因之一。

如果一直生活在香港，智海《塵埃未定》展覽，喚起的，可能是記憶中，最美好而沉重的部分。

光燦燦的「耶穌是主」招牌前，每年維園聚會的時光一下子浮現眼前。招牌下面，卻是中國銀行大廈的模樣，警醒宗教光環不時被搬弄利用的悲哀。意味深長的寓意與珍而重之的回憶結合，百感交集。所謂集體回憶就是這回事；歷史價值，有時與建築物的保育級別無關，而是在重要的時刻，與空間連繫投射出的情感與故事重置時，對當中精神價值的轉變與反思。

讓 塵 埃 多 飛 一 會

歷史與思考交織

獨立漫畫家智海深沉多變的風格下，作品的思考深刻。不似平日漫畫以連續圖畫表現故事，展覽以單幅作品表達意念，圖像意涵更見細膩精緻。在黑壓壓的畫面中，每一筆鉛筆線條清澈可見，交錯成不同紋理的結實色塊。「畫畫時細細一格，反而自由一點。今次畫紙較大張，在上面卻不敢太大動作。」智海在落筆的謹慎思考背後，還有豐富的歷史考據。「今次畫的地標或有歷史性的建築物，某程度上代表我對它們背後那些香港歷史的詮釋。當考古是不停向下掘出沙塵，而我附加自己詮釋上去，就像再鋪上一抹塵。」在厚厚的歷史塵埃上，最上一抹尚未停定的，正是個人思考。由大會堂起初的現代主義美學風格，到2003年文華東方酒店的今昔之別，智海從明信片等昔日圖像中，更了解歷史細節，再以個人的想像重新拼湊。塵埃飛揚間，是持續不斷的思考。

主場意識覺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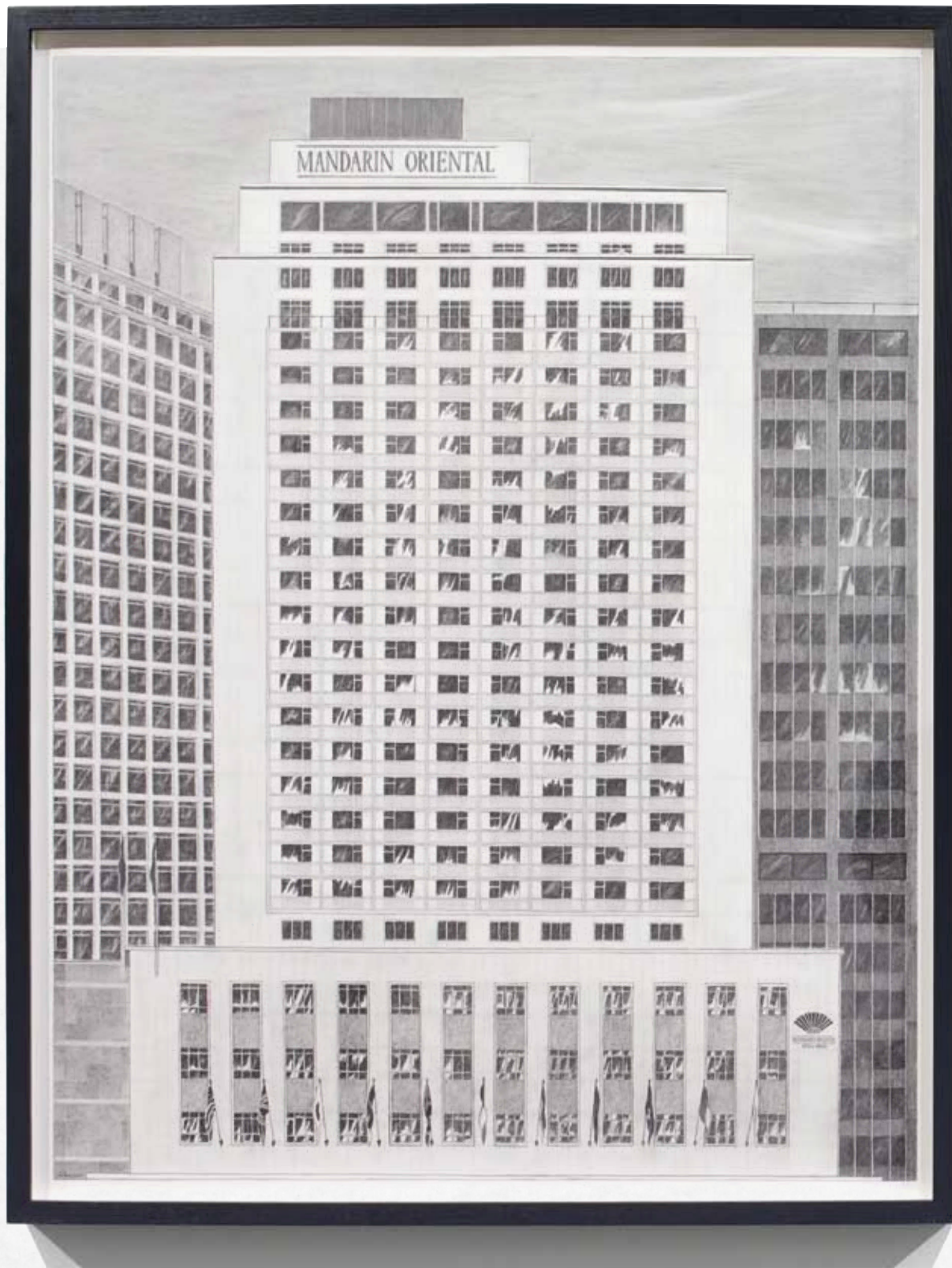
一幅關於1982年戴卓爾夫人在樓梯上摔倒的畫作，地點由北京人民大會堂，換了在香港大會堂門前，1982年的香港。如

果，香港有介入決定命運的歷史時刻，今天會否變得不一樣？很用心地看，會看見角落有一人力車夫。這微小的角色，因朋友的一番話加入：「那朋友從小在中環長大，他跟我說從前中環未成為金融中心，仍是一片市井的模樣，有許多人力車夫。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，他覺得沒有希望了，因為那時碼頭前已沒有人力車夫，早在幾年前已逐漸被政府取締。你幻想如果人力車夫在那裏，他們是草根的，而且有力量，他們在，劃走天星等於劃走他們的生計，他們會守住碼頭的。」智海說碼頭是拆了，但他看見新的一股力量，日漸浮現。在一片此起彼落的推土機輾過土地、大廈籠罩在維修大網之內的景象中，智海不相信塵埃就此落定。他上年開始籌備作品，眼見今天社會，不但「塵埃」未曾「落定」，更揚起更大的風波，他說：「當年保育皇后碼頭，是一班相對斯文的上班族，集體回憶本土主義這些概念還很陌生。我會覺得有轉機是因為，今天，大家的主場意識已開始覺醒。」

《塵埃未定》

展期：即日起至11月15日
地點：Gallery EXIT (香港仔田灣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3樓)
查詢：2541 1299

此為《Zookeeper》系列其中兩張作品。閃爍的滙豐獅子上是鉛筆扭曲的線條，兇猛的獸卻不及看管牠的人殘酷。



《2003》這年香港SARS由旺角京華國際酒店爆發，另一邊廂，張國榮於文華東方酒店露台一躍而下。智海翻查文華東方不同年代的改變，發覺它現在已沒有露台。

三十年前那一錘

今年為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簽訂三十年。智海在資料整理過程中，發現當年港督尤德爵士其實有意加入香港人的意見。記者向他發問時，他曾說：「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。」說完這番話，立即激起中英雙方的反應，兩方隨即發表聲明指「尤德爵士乃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會談。」會談結束後，智海覺得戴卓爾夫人在聽完鄧小平堅決收回香港的意願後，心神恍惚，才會摔倒。歷史從此一錘定音。▶